

家有猫大侠

王传珍

猫大侠是一只狸花猫。白天，猫大侠是深藏不露的。它有时蜷在一个草编小盆里，有时趴在用吸盘固定在阳台玻璃上的吊床里，或者倚在榻榻米沙发上。这时候你别喊它玩，即使再三邀请，“胜情难却”下，它也最多用毛茸茸的尾巴虚晃几下给个回应。它不动声色，恹恹的，无欲无求的，一切都看开了的样子。

就这样埋头苦睡一天。外出的人们一回家打开门就问：猫儿呢？猫大侠一个轻功从吊床上跳下来，漫不经心地在你脚边嗅了嗅，一转头又趴在客厅的沙发背上。人们在它眼神的注视下进进出出厨房，忙忙碌碌地把炒芹菜、炒笋瓜、西红柿炒蛋等端上饭桌，碗筷声提醒大家晚餐时间到了。猫儿呢，吃饭没？沙发背上空空的，它不知道什么时候穿过餐厅，悄无声息地来到自己的餐盘前吃上了晚饭。电视里放着《回家吃饭》的美食节目，大家边吃边看，注意力全在电视上。不知何时它吃完飯，又悄悄地回到沙发背上打起了盹。

入夜，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咔哒”“咔哒”，我努力凝聚松散的意识分辨，月光透过窗帘洒下，门边的猫大侠正在做原地跳跃运动，它后腿蹬离地面，前爪借势攀上门锁，自由落体松开的那一刻，门锁发出“咔哒”的响声。它见我醒了，轻快地跑过来看着我，一副等待很久的样子。我起身跟在它身后，它晃动尾巴发出愉悦的“喵喵”声，把我带到猫碗旁边停下来，猫碗空空，原来猫大侠的肚子饿了。

它似乎很乐于展示这项“叫醒”技能，此后连续几夜，我不得不一次次从睡梦中挣扎着起床，梦游一般在它优美的身姿后亦步亦趋。走到阳台，猫碗里有粮，再来到大门口，我打开门放它出去方便，它却就地躺下打起了滚。我因意上升，打着呵欠弯下腰想抱它，它嗖地一下从我腿边穿过去，躲到茶几下，只露出个头来。黑暗中，它眼神炯炯。我忍不住气血上涌，一个踉跄，差点被自己的拖鞋绊倒。

我把毛衣挂在门锁上，让猫爪无从下手。猫大侠歪着小脑袋疑惑地看着我，瞳孔像漫画里猫的眼睛一样，有无数问号在闪烁。我不由得意地笑出了声。

然而，又是半夜，“咔哒”声照常响了起来，聪明如它已学会分解动

作。第一步，把毛衣拽下来；第二步，跳高——那一刻，我知道我笑得早了点儿……

我装作听不到，一会儿，又进入了梦乡。

突然，胸口微痛，有不明黑影闪过。定神一看，那黑影分明是猫大侠，它施展轻功，越过被子下的人形障碍一个箭步跳到床头柜上，望着窗外的一轮明月，安静而无辜。

我决心实施乖猫养成计划。晚饭后，我打开书。翻动的书页在台灯对面的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猫大侠随光影打起了降龙十八掌，先是两爪扶墙“飞龙在天”，蹬起后腿扑过去，随即又是一招“亢龙有悔”。为了让它有施展拳脚的机会，我的手指、手臂也加入制造光影的队伍中来。打拳的猫上扑下跳，虎虎生威；看书的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夜晚的天台适合练习武艺。通往天台的门一打开，猫大侠就飞奔出去，先在地上来了个旋风滚，眼前一道青光闪过，它迅捷奔行在长长的通风管道上，到尽头站定，回看我的眼神风清云淡。我暗喝一声：好轻功！然后追上前去。

此等高手自然不会让我轻易追上。它见我过去，一个纵身，跃上天台边的围墙。那围墙有半人高，四处无遮拦。猫大侠脚下生风，在墙上施展“凌波微步”，眨眼工夫，六十四卦步法已踏遍，虽不如洛神般“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倒也神清气爽，干净利落。

练功累了，再吃根最爱的猫条。我把猫粮和水加满，把榻榻米沙发搬到卧室墙角处。曾经入晚就两眼发光的它，这时乖乖爬上沙发，下巴搁在前爪上，琥珀色的瞳孔渐渐眯成线，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我拉严窗帘，关灯，惬意地躺下。黑暗中，我说：猫大侠晚安，愿你做个好梦。

有这样一个午后

乔家伍

有这样一个午后，梨花已落尽，新绿小叶在风中闪烁着阳光。

庭院内柳絮飞窗，院土泛着白光。几只鸡优雅地闲步，黑狗蜷在门口，一只蜜蜂嗡嗡地飞进屋来，转了几圈，又从另一个窗户飞走。屋内时浓时淡的，是蔷薇的香。

打开书，再合上。此际宜小寐，搭一条薄薄的被，阳光稍稍斜过西窗。浅眠须臾，先不要忙着睁眼，想想，身在何处。轻梦或许还未走远，你可以看到，朦朦的红与黄。大梦谁先觉？什么梦不重要，谁先觉也不重要。再睁眼，云自无心，风若有语，树间春日迟迟。

已不想再睡。不舍得这时光无声地流淌，你想到廊下，听听风，看看云，让阳光洒在脚面上。又想去梨树下，看

藏在叶中的小小的果实。池水澄绿，比池水更绿的是池边的柳，轻摇着，拂着水面。鸭子浮在水里的云上。

水是凉的，清心的凉。你把手放进水里，缓缓摆动；也可以脱了鞋袜，缩起裤子，坐在洗衣的石板上，只管濯你的足就好了。脚放水里，不要动，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小鱼来触碰你的脚，一沾即走。

这样子，阳光再软，再暖，也都没了困意。然后你把脚从水中抬起，放在坐着的石板上。水从脚上流到石板上，缓缓扭动着，在石板边聚起来，然后又流回池中。你抱着膝，让风拂着柳叶，搔在脸上。待脚干了，穿了鞋，看一眼开在院墙边的那一大丛蔷薇，惊起几只蝴蝶。

拉开院门，有轻微声响，假寐的

黑狗便起身来，嗅嗅你的裤角，跟着你出了院门。

往村西口走，村庄里一路静悄悄的，黑狗也不去扑路上的鸡。经过有狗的人家，它不叫，人家的狗也不叫。油菜田里大多已结了荚，零星的，梢上还开着花。麦田远看去是黛绿色的，有一尺来高了，在风里起着波浪，像一小片海。

菜园里的韭菜一茬还没割完，苗圃内的黄瓜芽刚生出一些小叶，大蒜开始抽苔。你浇了韭菜，再端几瓢水，轻轻地浇了黄瓜芽苗。

春日依然迟迟。

去看看麦子吧。于是就去了，黑狗还是跟着你，像是一个影子。

在麦地，走在墒沟里，狗也跟着，不去地里撒野，不过它应该是很想的

我家的石水缸

侯莉

我家有一口水缸，整石凿成。

石水缸挨着厨房的墙安放，缸的底部沉入土中，稳如泰山。水缸的内外石壁上有一条条凿琢的痕迹，长年累月被清水浸润，棱角渐渐圆润。

从厨房开门出去是一片地，穿过那片地，下一段长坡，再走一截路就到了井边。那些年，还没有吃上自来水，家中用水都是靠双肩挑来存在石水缸中。一大家子人，一日三餐，洗洗涮涮，还要煮猪食，哪样都离不开水，挑水成为家庭生活要事之一，而家里挑水的主要是母亲。两只木桶栓在扁担两头，装满水挑在肩，身材不高的母亲总是行走在窄窄的泥巴路上。为避免水桶晃悠荡出水来，母亲的两只手还要抓稳桶和扁担之间的绳。爬坡很吃力，母

亲只能一鼓作气挑上去，她挑水爬坡时腰弯成一张弓的的样子，现在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冬天里泥烂水滑，挑水上坡，稍不注意，就会人伤桶烂。记得有个冬天的早上特别冷，清早起来时，炉火熄灭了，厨房里没有一丝热气。母亲心急火燎地生火，等火生着后正要烧水，却发现石水缸中只有浅浅的见底的水，便又慌忙挑上水桶去挑水。后门打开，寒风刺骨，天上还飘着小雨，母亲冒雨出了门。

年幼的我在家扇火，炉子上的火烧得很旺了，却还没等来母亲。我左等右等，实在等不及便跑出门去看，望见水桶散落在路边，母亲蜷缩在坎下。母亲说：“踩滑后滚下来了，脚受伤实在爬不起来。”我心里又慌又怕，赶紧跑回去喊邻居帮忙一起

吧。摘了一把套种在麦地里的嫩豌豆荚，走到麦地西头的塘边。冻过一冬又让春日晒过的土酥酥软软，坐下来，暖暖的。

坐下来，吃着嫩豌豆，清清甜甜。黑狗拿头拱拱你，摇着尾巴。你给它一片豆荚，它咬了两下，丢了，在你身边卧着，闭着眼。

远处是山。太阳就在那西山顶上。它慢慢地沉，红得只剩一绺，迟疑着，隐去。

这时炊烟升起，散开，一片缭绕。风停了，池水归静，飞鸟回到那片竹林，喧闹着，挨挤着。这时，你也可以回去了。

吃完饭，坐在窗下的桌前，打开日记本，你可以这样写：今日无事。

把母亲扶回了家。

母亲的脚崴了，因此那个冬天我家的石水缸里总是没有多少水，每天都要等外出干活的父亲收工回家后再去挑水，用水也更加节约了。冬天洗脚，经常是半桶水烧开后一家人轮流烫脚。

后来，镇上安装了自来水，母亲终于从每天繁重的挑水中解放出来，我家的石水缸里总是满满的。

再后来，我家搬离了老街，沉重的石水缸留在了老房子里，孤零零的。搬家那天，我站在缸边，看着缸中水映出的样子，恍惚间又仿佛看见母亲挑水的身影，还有那条长坡。

现在，水缸的作用微乎其微，水龙头一开，自来水随便用。然而，那口水缸和那条爬坡上坎的挑水路，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鲜鲜枇杷照人影

胡萍

上周六的傍晚，我在楼下闲逛时，邻居小郑递来一颗枇杷：“你怕酸不？给你吃。”我道谢后接过来一看，如金丸般的枇杷饱满圆润，颜色黄中带青。剥了皮将其塞入口中，顿时，一股枇杷独有的滋味在口腔内弥漫。

“哪儿来的枇杷？”我问小郑，他伸手朝围墙边的花坛一指，那里有一棵纤细的枇杷树。嘿，天天在这里溜达，竟没注意到这棵枇杷树竟然结果了。

枇杷的酸甜味道确实令人念念不忘。

三天前，单位领导派我下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到了村里，村支书安排我上午在村委会给老人们接种疫苗。接到通知后，附近的老人陆陆续续地赶来了，一位婆婆还带来了

两枝刚从树上折下来的枇杷，笑眯眯地对我说：“医生你辛苦了，这是我家里树上结的枇杷，送给你尝尝。”我推辞不过，只好连连道谢。

等忙完后，正感到口渴，便尝一下枇杷。

每根折枝上缀着七八个枇杷，呈明亮的杏黄色，个头不大，洗净后剥开外皮，果肉嫩黄，晶莹剔透。塞进口中，如吮蜜汁，满口生津。于是，一颗又一颗，几乎是不停歇的，十几颗枇杷都落了我的肚。

中午过后，我们驱车前往湾子，上门给行动不便的老人接种疫苗。车子在狭窄的村路上穿行，时值初夏，草木郁郁葱葱，一路上没见到什么人，不时可见结了果的枇杷树立

在房前路边。那些枇杷大部分都已成熟了，黄似橘，亮如金。看着它们沉甸甸地挂在树上，我的脑海里不由浮现白居易的诗句：“深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溪野枇杷。”

居住在湾子里的老人见我们来了，眼神中掩不住惊讶和欢喜，连连说着感谢的话。老人们对接接种疫苗都很配合，是啊，现在国家富强了，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谁不想健康康地乐享幸福生活呢？

暮色四合时，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离开时回眸，一棵高大的枇杷树映入眼帘，树下站着挥手告别的老人。那一树金黄色的枇杷更像是一种陪伴，陪伴着这些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温暖着他们的心扉。

花落且随它

马俊

养了近一年的蟹爪兰终于开花了，虽然是普通的花卉，但那满枝的花朵和花蕾还是带给我莫大的喜悦。

先是零星的花朵绽放，才几天功夫，就开成了一树繁花。密密麻麻的粉红色花朵像一只只小蝶，在花枝上振翅欲飞，舒张的花瓣细滑如绸缎，闪着光泽，分外惹人怜爱。花树上更多的是花蕾，小珍珠似的，细碎地点缀在繁花与叶片之间，颇有莹润剔透的风姿。我满怀憧憬地对爱人说，这花看样子能开上两三个月呢，瞧这么多花蕾，你来我往，此开彼落，从此花枝不寂寞，连日子都有了色彩呢！

我梦想着，那一树粉红色的花朵次第开放，灿烂每一个平淡的日子。

可是，一天早晨，我忽然发现蟹爪兰的花蕾竟然落了几粒。我赶紧捡起来放在手心里，仔细观察。紧紧收拢的小花苞似乎藏着隐秘的心事，一切都有无限可能，可还没来得

及绽放，就猝然凋落了。这样娇小的花蕾，凋零时连声音都没有，如同失落了一个梦，什么痕迹都留不下来。我轻轻地剥开一粒花蕾，心中有种刺痛的感觉，如果能够绽放的话，这一定是非常美丽的一朵花呀。

我还没来得及细想缘由，第二天早上，竟然发现花蕾在地上落了一层。我大惊失色，赶紧让爱人来看。他惋惜地说，落了这么多啊，都没开呢，怎么回事？

我们俩慌忙找原因，问有养花经验的朋友，还上网查询。有人说可能是湿度不合适，也有人说是通风不好的原因，还有人说是因为肥料不足而花蕾又太多。我赶紧想办法逐一解决这些问题，调整花盆里的湿度，开窗通风，还稍稍加了一点儿肥料。

可是，无论我怎样做，也不能阻止花蕾不停落下。与此同时，那些开着的花凋落的速度也加快了。一棵蟹爪兰，由鼎盛期陡然进入没落期，连过渡几乎没有。几天前那株生机勃勃、灿烂明艳的花树，转眼间呈现出衰败的模样。



妈妈，让我再爱您一次

(外一首)

林承海

整整一年了
我在故乡的老屋里寻找
堂屋里没有您笑容
厨房里不见您忙碌

我遥望丫口岭寻找
您年轻时飞步的倩影
我在稻田里寻找
再不见您荷锄，戴月披星

春夏秋冬月儿走
故乡的小溪旁
再也映不见您的白发
还有蹒跚孤寂的身影

再也没人倚门
等待我的归来
再也无人盯着
我缓步离开故乡

屋前的桂花树
在潇潇寒雨中流泪
催我去寻找，寻找
那个矮小顽强慈祥的母亲

妈妈，您在哪里
让我再爱您一次
为您倒水洗次脚
陪您在老屋里话过往

读王维

一袭布衣翩翩走来
穿越唐诗的时空
鹿柴，空山
南方红豆任你采摘
客舍，何人独倚窗前

静听细柳舞绿诗行
秋菊花璨然在异乡
登高更尽一杯酒
寒梅何时开在山岗

参禅悟道
鸟鸣柴扉
归卧南山
弹琴在竹里馆，渭城曲
引得明月照小窗



浅夏时光

周文静 摄